鐵血精忠傳（六）

——戴笠史事彙編

喬家才

七七變起通州殺敵

盧溝橋在北平前門西方三十里永定河上，金明昌三年（一一九二）所建成的十一孔大理石橋，長二百六十公尺，寬七公尺半，爲平漢鐵路未築成以前，南北交通要道。盧溝橋最出名的是石獅子，不但雕刻的好，數目也很多，多到數不清。所以，北平人說數目多到數不清時，會說一句「盧溝橋的石獅子」。實際上，橋兩邊欄杆有望柱二百八十一根，每根柱頂上有一個大獅子，各個大獅子身上又有一百九十八個小獅子；橋東端有兩個頂着欄杆的大獅子（橋西端是兩個大象）；橋兩端有四根華表，頂上各有一個獅子，合計起來，大小石獅子一共四百八十五個。各具姿態，坐臥不一。

盧溝橋北邊有片荒郊，是豐臺日本駐屯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每隔一天，舉行一次夜間演習的地方。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晚上十點多鐘日軍夜間演習，不同平常，好像是在故意製造事件。第八中隊清水節郎說，有一名士兵失踪，要進我宛平縣城檢查，完全是無理取鬧，製造問題的藉口。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同時也向我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辦交涉，恐嚇着說，如果不接受檢查，日軍就要包圍宛平縣城。後來我外交委員會主任魏宗瀚和宛平縣長王冷齋會同松井去調查時，松井又說失踪士兵已經找到，但是日軍還是要進宛平縣檢查。

八日早晨四點五十分，日軍全面向我宛平縣攻擊，我宛平守軍三十七師馮治安所部二一七團團長吉星文奮勇應戰。宛平縣城雖中彈多發，敵軍被阻，不能前進。到了中午，日軍增援約一個聯隊兵力和六輛裝甲車，又被我軍擊退。夜間我軍轉守爲攻，派出兩連大刀隊，每個士兵携帶四個手榴彈，突襲鐵路附近日軍陣地，飛舞大刀，像砍瓜一樣，把敵人全數殲滅。

九日委員長電宋哲元：「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絲毫主權爲原則。」一再叮嚀，不喪主權，恐怕他們中了日本軍閥「華北特殊化」的計謀。

華北當局事先不向中央請示，命張自忠和松井太久郎於十一日簽署三項協議。十九日又照日方要求，簽署協定細目，事後也不報告中央，企圖以地方事件解決。一直到了二十二日參謀次長熊斌秘密到達北平，和宋哲元見面，告訴他中央態度，希望他不要被日本軍閥甘言所惑，二十九軍才決心抗戰。但是已經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結果吃了大虧。

十七日委員長在廬山發表『最後關頭』演說：「如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着今年二月三日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不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萬一，眞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當時戴先生也在廬山，急電南京鄭介民召集

各科股負責同志會商戰時工作佈置，加強工作。

日本軍閥利令智昏，執迷不悟，忽略了中國最高統帥的決心。關東軍一個旅團、朝鮮二十師團、空軍第十八中隊增援，二十五日佔據廊房，二十六日又佔平津間的北倉、落垡車站，切斷平津鐵路交通。二十八日陸空聯合攻擊南苑二十九軍軍部，因為沒有防空準備，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被炸死。二十九軍士氣沮喪，二十九日凌晨，退出北平。三十日放棄天津。

吳安之策反冀東保安隊，早已成功。吳安之接到戴先生二十三日的電報，囑通知張慶餘和張硯田準備相機起義。但是二十五日起，北平城門封鎖，不准進出，以致通州和北平聯繫被隔斷。張慶餘眼看中日戰爭已經打起來，時機已經成熟，急着起義，又和北平聯絡不上。時乎不再來，不管怎樣，張慶餘和張硯田決定二十九日起義。這天一清早殲滅了通州日本特務機關，守備隊、偽冀東政府的日本人三百多人；破壞了軍事設施、倉庫等，逮捕了漢奸殷汝耕，浩浩蕩蕩，押送北平。他們不知道二十九軍已經在早晨改進了北平，部隊向南撤退。結果遭受敵軍突襲，損失慘重，殷汝耕也被日軍搶走。假如冀東保安隊提早一天起義，或者二十九軍退後一天撤退。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將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偉大事件。現在時機不好，又被擊潰，使起義大大減色，多麼可惜。不過，他們能夠在通州殲滅了三百多個日本人，總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壯舉。

防空情報網初奏效

中央航空學校感覺到沒有防空情報網，很不安全，一旦同敵人打起仗來，空軍一定要吃大虧。於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九月間，正式函請戴先生替他們設計建立防空情報網。戴先生毫不推諉，接受了這一項委託，委派王允吉負責籌備，以保衛南京和杭州空軍基地為目的。決定先訓練防空情報幹部，在杭州梅東高橋成立了「防空情報訓練班」，勞建白率領電訊班四期畢業的學員三十人，前往接受訓練。由中央航校選派教官講授：航空氣象、飛機識別、飛機性能、防空監視等課目。

十一月防空情報訓練班畢業，開始建立「中央航空學校防空總臺」，以王允吉擔任總臺長，陳邦彥擔任主任報務員。並派王惠民、張光忡、歐愷各携帶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分赴杭州灣外桃花島山、陳錢山、小洋山，分別建立防空監視臺。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航空委員會也感覺到防空的重要，擴大防空業務，改組「中央航空學校防空總臺」為「航空委員會防空總臺」，總臺設在南京小營，戴先生委派陳一白為總臺長，杭州航校防空總臺改為支臺，仍由王允吉負責。並在東南沿海增設黃星山、崇明、滁州、徐州、海州、溫州、大洋山七處監視臺，派王侃、陸一鳴、張雲飛、冉一鶴、許任公、阮鹿年、李夢影等分任臺長，經常和總臺、支臺聯繫，報告每天情況。

日本軍閥蓄意擴大侵略，繼盧溝橋挑釁，於八月十三日又發動淞滬侵略大戰，陸海空軍同時出動。十四日上午十點鐘，我們的空軍曾冒惡劣天氣，出動轟炸上海虯山碼頭起卸貨物及日本陸戰隊司令部、日本紡紗工廠，並炸傷敵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

十四日下午五點鐘，敵第三空襲部隊木更津隊十八架九六式轟炸機，從臺灣飛機場起飛，沒有驅逐機和戰鬥機掩護，欺我空軍力量薄弱，毫無顧忌，如入無人之境，沿閩浙海面向北飛行，企圖奇襲我筧橋空軍基地，一舉消滅我們的空軍。敵人的情報雖然做得很不差，却不知道我們已經建立了很嚴密、很健全的防空情報網。當我溫州監視臺長阮鹿年發現向北飛行的敵大隊轟炸機羣，急電杭州支臺，趕緊戒備。

敵機飛臨我筧橋上空時，我從洛陽起飛趕到的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率領飛機二十七架，出敵不意，迎頭痛擊，當場擊落敵機六架，我空軍沒有任何損失，是一場最精彩的全勝空戰。事後敵人廣播，十八架飛機有十三架失去聯絡，很可能另外七架負了重傷，掉進大海。

八一四空軍大勝，對我們全面抗戰，關係非常重大。這一次空軍勝利，使全國人心振奮鼓舞，奠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當時日本有飛機一千五百架，中國祇有戰鬥機和轟炸機三百架，為五與一的比例，敵人佔絕對優勢，都被我們打敗了。由於建立不到兩年的防空網，發揮了防空效果，幫助我們的空軍造成「八一四」大勝，確非始料所能及。

紀律森嚴臨危不退

保定地位重要，不祇因爲是河北省的省會，也因爲是軍事重鎭。盧溝橋戰爭爆發後，戴先生就曾兩次電保定站站長侯化民，可見對保定是怎樣重視了。

七月十一日電：「(一)盧溝橋日軍迄未撤退，且向我軍進攻。中央已電宋主任哲元速到保定，主持軍事。如日軍再不撤退，我軍決與之抗戰(二)保定爲軍事重心，該處工作務希加緊推動，消息務求靈通而確實。並希將所得情況，隨時以限即到電牯嶺，以便就近轉呈委座。」

十六日電：「當此華北情勢緊張之秋，保定地居衝要，務請加緊督飭，關于軍隊之調動，高級指揮官之態度，當地漢奸之活動，中央部隊到保定後之紀律，均須確實查報，隨時逕電此間報告。」

事變一開始，戴先生就電令全國各地的負責同志，不得因所在地的城市淪陷，擅自離開，必須繼續潛伏工作，否則以臨陣脫逃論罪。保定站站長侯化民在保定工作多年，過去因爲有些工作需要公開活動，身份早已暴露。他的軍人身份，保定幾乎無人不知，絕對不能再擔負潛伏工作。但是他事先並沒有報告戴先生，請求離開保定。九月二十四日保定失守，侯化民當然存身不得，隨着軍隊向後撤退，成了第一個以臨陣脫逃的犧牲者。

侯化民工作努力，對國家忠貞，對朋友熱心。因爲紀律不能打折扣，他擅自離開保定，就不能不犧牲他而維持紀律的尊嚴。以後八年抗戰，軍統局的同志，能死守崗位，從事工作，也許就是侯化民犧牲的代價。

在長江方面所發生的同樣事件，却比保定嚴重的多。安徽蕪湖是十二月十五日淪陷的，組長撤退到蕪湖以南二百里以外的涇縣榔河橋，和總臺通報，仍舊冒充發自蕪湖。當然涇縣所得到蕪湖的情報，不會確實，而且時間上至少差兩三天，所以很快就被發覺了。這樣不但違背了擅自離開工作地的禁令，離開二百里，仍說在蕪湖發電報，又犯了欺詐罪，罪上加罪，成了第二個臨陣脫逃的犧牲者。

紀律嚴明是軍統局的重要精神，犧牲了兩位同志，安定了全國的工作，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敵人在戰略上，犯了最大的錯誤，當他們攻陷南京以後，停止西進，改向北進攻，以南北夾擊的態勢，要打通津浦路。從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到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國軍徐州撤退，敵人費時半年，津浦路才得打通。可是我們撤退武漢後，有這半年時間從容整補，恢復戰鬪力，以應付未來的戰爭，奠定了長期抗戰的基礎。

爲了應付敵人將來進攻武漢，長江兩岸的情報機構，必須加強，自然必須重建蕪湖組。六月十五日安慶失陷以前，戴先生化裝小販，混在難民中間，與安徽站站長蔡愼初晤面，親自指示工作。以後安徽站所報敵海空軍活動，非常確實。我南昌空軍根據其報告，派出轟炸機轟炸敵軍，收到宏碩效果，阻滯敵人進攻武漢行動。蔡愼初的工作，在軍統局始終列入優等。

萬人部隊轉瞬成軍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十三日上海敵人向我軍進攻，我們展開全面抗戰，僅在上海一地，就和敵人打了三個月，使敵人三個月就可以滅亡中國的迷夢歸於幻滅，速戰速決的戰略也落了空。先是十三日上午九點十五分鐘，日本陸戰隊一小隊，在橫濱路和寶興路向我軍開火，戰鬪二十分鐘以後停止。到了下午四點鐘左右，敵軍展開全面攻擊，停在黃浦江的日本兵艦，也向我市區開砲轟擊。夜間委員長命令京滬警備總司令張治中，發動總反攻，八十七師進攻日本俱樂部及日本海軍操場；八十八師和敵人在八字橋一帶展開肉搏戰。我軍源源投入戰場，淞滬戰爭相持了三個月，的確是敵人料想不到的，連歐美人士也不得不刮目相視。

我們的軍事缺點太多，戴先生對淞滬戰場上的補救辦法，立刻採取行動，將招商局的護航大隊喻耀離所部四百多人，組成巡查大隊，分成若干小組，歸京滬警備總司令部指揮，負責偵捕漢奸，保護電線橋樑，防空監視，響導新增援的部隊進入陣地，救護傷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爲了和京滬警備總司令部密切聯繫，特別調憲兵司令部政訓處長張炎元到上海工作，擔任駐警備總司令部的聯絡參謀，劉戈青擔任交通，每天騎摩托車和他聯絡，傳遞情報。警備總司令張治中幹了不久，即調朱紹良，最後爲張發奎。司令部先設南翔，後遷眞茹，最後遷往青浦，始終沒有遭敵空軍轟炸，可見保密工作做得不差。張

炎元一直工作了三個月，到上海撤退，才回到憲兵政訓處。

爲了加強淞滬抗戰力量，戴先生奉命發動上海的民衆力量，組織一支上海的游擊部隊，協助國軍作戰。他計劃組織五個支隊，特務處在京滬一帶的工作同志，可以組成一個支隊又一大隊，愛國青年也可以組成一個支隊，其餘三個支隊六七千人，就必須發動地方力量。他先派余樂醒、張業、阮清源、文強、周醒予、劉戈青六人分成三組，實地調查浦東、川沙、南滙、奉賢等縣實際情況。

八月十五日晚上，戴先生在法租界華格臬路杜月笙公館，同杜月笙商量。戴先生說：「月笙哥！我們必須在上海組織一支別動軍，協助國軍作戰。」

「大概需要多少人？」杜月笙問。

「至少一萬人。」

杜月笙聽說突然召集一萬人，組織部隊，有些不敢相信，非常詫異。經戴先生給他解釋，他的同志和青年學生有三千人不成問題，實在需要的不過六七千人。上海有兩百萬人，不少熱血愛國青年，只要他的學生陸京士和朱學範出來號召，各工廠的工人會起而響應，轉眼可以成軍，沒有甚麼困難。杜月笙眞佩服他想得週到，一聽解釋，也就不覺得困難了。戴先生又告訴他，先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委員會之下組織「別動軍指揮部」，指揮五個支隊和一個特務大隊。

「蘇浙行動委員會」由上海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組成，委員爲吳鐵城、俞鴻鈞、宋子文、貝祖貽、錢新之、杜月笙、楊虎、張治中、俞作柏、張嘯林、劉志陸、吉章簡、蔡勁軍和戴先生。戴先生兼書記長，負實際責任，下分機要、總務、偵諜、軍事、技術、調查、交通、宣傳八組。劉志陸任別動軍總指揮，下轄五個支隊一個特務大隊，第一支隊司令何行健，第二支隊司令陸京士，第三支隊司令朱學範，以上三個支隊，由杜月笙的幹部和工人編成，每支隊三大隊和一個特務中隊。第四支隊司令張業，特務大隊長趙理君，由戴先生的同志編成，編制和一、二、三支隊同。第五支隊司令陶一珊，由愛國青年編成，轄五大隊和一個特務中隊。一切按照戴先生的計劃，進行順利迅速，轉瞬成軍。

爲了訓練幹部，在青浦和松江成立了兩個訓練班，蘇浙行動委員會技術組組長余樂醒兼青浦訓練班副主任，前情報局副局長王仲青就是青浦訓練班最知名的。松江訓練班副主任調汪祖華擔任，他到達上海的時候，戴先生正在發高燒，住在一家醫院裡，他到醫院裡請示訓練方針，戴先生從病牀上爬起來，搖搖晃晃走到寫字枱前，提起毛筆，寫下「不怕死」三個字，交給汪祖華。這三個字就成了青浦、松江兩訓練班的「班訓」，也成了唯一的訓練方針。除了這兩個訓練班，又在佘山成立了教導團，分別調訓各支隊的隊員，以提高軍事知識和作戰能力。

別動隊的武器，除了由軍方撥給一部分以外，全靠王兆槐從日本倉庫裡搬運回來的槍枝。突然間裝備一萬人，談何容易。但是戴先生顧慮週詳，未成立部隊之先，先令王兆槐去搶運武器。所以這一支倉促成軍的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別動隊，並沒有感覺到武器缺乏。

別動隊奮戰淞滬區

「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因爲對於上海的地形和上海的情況熟習，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們在淞滬戰爭中的作戰情形，杜月笙的總管萬墨林描寫的最爲詳盡，載中外雜誌二十卷第一期：

「十一月九日正午，國軍大隊業已全部後撤，第五十五師只留下一個張旅。守南市的部隊，除了這一旅人外，便是陶一珊、朱學範倉卒成軍的兩個支隊。他們抱必死的決心，利用熟習的地形，和如潮湧來的日軍逐屋作戰。這一些淸洪幫弟兄和勞工們組成的義勇軍（陶一珊的第五支隊都是愛國青年不是淸洪幫），居然阻遏了日軍猛攻，歷時三天之久，誓死不退，前仆後繼，眞是抗戰史上一項奇蹟。在連續三日鏖戰之中，敵機和重炮從早到晚，連番猛轟，整日硝煙彈雨，烈焰騰空，將人煙稠密，市塵繁盛的南市，所有的房屋幾乎夷爲一片平地。」

「第三第五支隊共有五千弟兄，由陶一珊任總指揮。作戰最烈時期，戴先生派偵諜組組長周偉龍，買了三萬多個麵包，派人冒著煙火送到南市，供作緊急食糧，五千兄弟便以麵包充餓。隨後戴將軍又派人送來兩百多幅國旗，力戰不屈的孤軍將這些國旗全部懸起，表示他們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

「在華格臬路杜公館，杜月笙先生和他的家人朋友，登樓眺望，見到南市浦東濃煙處處，彈

道交織成密集的火網。杜月笙先生一向視他的學生子弟們有如家人骨肉，那三天裏面他焦灼徬徨，目不交睫，紅絲佈滿兩眼。他不斷的眺望南市浦東，不斷的派人前去打聽消息。當他聽說敵軍攻勢越來越凌厲，南市守軍情勢危急，他便愁眉苦臉的在客廳裏往返踱蹬，急如熱鍋螞蟻。」

「杜先生咬咬嘴唇，沉思半響，然後在一廳肅然中，他彷彿下定了決心，轉過頭來，交代我說：『我要跟戴先生通電話，你去聯絡一下。』在電話裏，戴先生同意了杜先生的建議，南市一戰，任務全部達成，再打下去，『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唯有全部犧牲。爲了保全實力，繼續從事游擊，戴先生決定撤退南市守軍，化整爲零，一部份由杜先生設法，進入租界；一部份轉進浦東，另行編組游擊隊伍。」

「當時，戴先生親筆寫好一道命令：『蘇浙別動隊應即放棄陣地，向法租界撤退。』這一道命令，由戴先生面交宋子文，宋子文迅即送交杜先生。杜先生得了撤退命令在手，馬上就派人送到南市十六舖招商局碼頭蘇浙別動隊指揮部。」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在南市作戰的蘇浙別動隊，紛紛奔向法租界。通衢要道、各個路口，都有法國兵和大批巡捕駐守。杜先生派去的兄弟，就站在他們後頭。每跑過一個，解下槍枝子彈，交給法國兵和巡捕，便算恢復自由之身。杜先生的兄弟們立刻迎上去，解衣推食，殷勤慰問。還有聞訊趕來的家屬親友，呼爺喊子，尋尋覓覓。撤退過來的弟兄雖然打了三天三夜仗，却是一個個精神抖擻，神采飛揚，他們儘在訴說打東洋鬼子的經過。他們很振作，因爲他們已經過一生之中最壯闊的一幕。」

「蘇浙別動隊的五個支隊，何行健，陸京士的一、二支隊開赴浦東，他們在浦東建立了游擊基地，往後抗戰八年，他們不斷的與敵週旋。朱學範的第三支隊，一部份撤回租界，後來成爲地下工作者；一部份由俞作柏率領，輾轉退到安徽祁門。唯有戴笠將軍所部改編第四支隊，遭遇最爲悲壯慘烈。他們那一支隊，在上海撤守初期，奉命由滬西挺進蘇州河北岸，佔領戰場要點，死守不退，掩護國軍向蘇州河南岸轉進。他們深入敵軍腹地，孤立無援，雖曾力阻敵軍陣前強渡，擊斃敵軍無數，但是他們在任務達成以後，兩千多英勇的青年，竟然全部壯烈犧牲成仁。」

「第五支隊則跟二、三支隊一樣，化整爲零，轉入地下。從此不斷的與日軍戰鬪，直到抗戰勝利。」

忠救軍北方打游擊

戴先生對於華北游擊工作，抱著很大希望。他希望在戰爭開始後，能够在華北發生牽制敵人兵力的作用。所以，當天津陳恭澍報告建立游擊武力時，高興異常。陳恭澍聯絡有陳維藩和史嶽山等部兩千多人，有槍枝七百多支，曾拆毀豐臺附近鐵軌，使敵兵車傾覆。

從戴先生接到陳恭澍的報告，所答覆的電報，可以看出他對此事的高興和希望到了什麼程度。覆電：「兄在數日內，能號召便衣隊及槍枝數百，且有戰區義勇軍可以無條件爲國效力，足徵工作努力，無任佩慰！弟意當此我軍退出平津，大戰即將開始之時，此時最要者，是擾亂敵方之工作。如敵兵車之襲擊，運兵鐵道之破壞，敵兵步哨之襲擊，敵軍彈藥糧秣之燒燬，漢奸之制裁，與夫在敵方民意之表現，如散發抗日救國傳單，對敵士兵之宣傳等等。目前急應在平津及附近一帶，到處發動，使敵不安。同時在國際間表現我中華民族斷非弱者，決不屈服也。最要者，是希望有眞實動作之表現，與所報之人槍，確有把握也。此事係吾人對領袖信用攸關，務請吾兄切實考查，詳確電示。如眞有把握尚有實力，則每人每月十五元之生活維持費，弟所擔保也。」

從這份電報也可以看出，戴先生對敵後游擊工作，指示是怎樣詳盡，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天津的報告，並不十分相信，所以一再叮嚀：「希望有眞實動作表現」，「人槍確有把握」，「對領袖信用攸關」。

接着委任王天木和陳恭澍爲灤榆游擊司令與副司令，給他們的電報：「……(2)此間別動隊因成立未久，缺乏訓練，至無成績表現，弟甚爲焦急，刻正在積極訓練中也；但仍挑選一部份擔任擾亂敵軍任務。(3)委座已明令委任兄等爲灤榆游擊司令，請即著手組織，切實掌握各部，作種種擾亂敵方，破壞敵方之工作，唯一效忠國家之辦法也。(4)對華北忠勇有爲之份子，務請多多羅致，並須就地加以短期訓練，以備下級幹部之用。……」

後來灤榆游擊隊改名爲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仍以王天木、陳恭澍爲正副司令，王撫洲爲政

治部主任。二十七年四月四日戴先生給王天木和陳恭澍的電報說：「……撫洲兄應請其多擔任幹部之政治訓練，對現有各部之情況，必須澈底明瞭，由情感之連繫，進而作主義之結合，掌握確實，則運用自如矣。……」

王撫洲想以他個人的關係，在離鐵路線較遠的南宮縣，以縣警察爲基礎，擴編爲一千人的基本隊伍，再聯絡平原、恩縣一帶的張棟臣、李娃娃等部，在冀中建立一支忠義救國軍的強壯的北方支隊。

共產黨要控制華北的敵後地區，他們深怕忠義救國軍在北方生根，破壞了他們獨佔的企圖。知道王撫洲在南宮有活動，又知道張棟臣、李娃娃和他有聯繫，以數倍的兵力，下了太行山，一夜之間，穿越平漢路，突襲南宮縣，這支脆弱的武力，被他們繳械併吞了，回頭又解決了張棟臣，盤據在這一帶。這是抗戰以來，共產黨吞併抗戰部隊的開始，也是和忠義救國軍作對的開始。

而灤榆方面，也並不如戴先生所希望的那樣，一來因爲王陳沒有親自到部隊去，在天津租界來指揮，有些不切實際；另一方面沒有做好民衆工作，地方基礎並不鞏固，在敵人和共產黨夾擊的情況之下，不容易存在。在當時參加這一項抗日武裝活動的知識青年，的確不少。張大夏先生在中外雜誌二十一卷第二期就曾說過：「至於連以農老師，從四月間我回天津時，就失掉聯絡。一直到一年以後，才聽說他參加了忠義救國軍，在遷安、盧龍一帶作戰陣亡，爲國犧牲了。」

戴先生對於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的失敗，去電安慰王天木和陳恭澍：「宥已、陷午、陷酉各電所示灤榆游擊隊之經過及目前之情形與今後之辦法，均已領悉。因吾人在華北素無地方之勢力，要創造一個局面，一種武力，當然不容易也。但吾人缺乏在農村活動之幹部，致兄等在天津受騙上當，實亦無可諱言也。……」

事後檢討整個戰局，假如二十九軍從平津撤退時，留下一個師或兩個師，西上太行山，建立晉冀邊區游擊根據地，吸收敵區青年，組訓地方民衆，擴大地方武力，沿著一千多里的太行山，由北向南發展，不但威脅平漢路西側，可以經常破壞平漢鐵路運輸，必能吸住更多的敵人兵力，來保護鐵路。而且可以阻止共產黨向太行山區發展，張蔭梧、朱懷冰等部也不會被共產黨所消滅。

結果太行山只保留下最南端一小段，林縣的四十軍龐炳勛部，輝縣的新五軍孫殿英部，陵川的二十七軍。三十二年以後，連這點地區也保留不住。

戴先生覺得最爲遺憾的，是冀東保安隊反正後，沒有運用得當。設不因二十九軍放棄北平提早了一天，使他們的反正時機沒有配合妥當，而被日軍突襲擊潰，則這一萬人的武力作爲華北游擊工作的基礎，必能在冀東，在華北，發生極大的作用。那要比「灤榆游擊隊」可靠的多了。

關於十項抗戰信條

「守土有責」應該是每一個地方官吏必須遵守的信條，可是，抗戰軍興，地方官吏能夠守土的，少之又少，多半隨着軍隊行動，放棄守土的職責，使廣大地區成爲打着僞軍旗號的地痞流氓所佔據。或者成爲共產黨的溫床，發展成共產黨的武裝根據地，北方的河北、山東、山西北部就是這樣。假使地方官吏懂得組織民衆，組織地方武力，不隨軍隊撤退，在鄉村建立地方政權。不但可以威脅敵人佔據的點和線，進行游擊工作，也不會爲共產黨所佔據，成爲另外一個局面。戴先生憂心如焚，於是提出關於地方行政人員應當遵守的十點建議：

㈠各地督察專員、縣長，在未淪陷前，應切實而有效的動員民衆，協助軍事，發動抗敵工作。

㈡各地督察專員、縣長，守土有責，在淪陷前，應普遍編組地方武力，切實訓練掌握，保衞地方。

㈢各地督察專員、縣長，於縣城淪陷以後，仍應留在縣境之內，領導地方武力與廣大民衆，與敵週旋，或作地下活動，不得擅離職守。

㈣各地地方首長，應於平時就境內險要或僻遠地區，預置根據地，構築工事，儲備戰時物資。淪陷後，應進入根據地，領導地方，號召民衆，對抗敵僞，爭取民心。

㈤各級行政首長，已因地方淪陷，而離開該管區者，應即重新進入管區，重建行政組織，展開活動。違則重懲，並就地遴選他人接替。

㈥各級警察組織，於淪陷後，應改編爲戰時警察體制，隨同各級政府，負責情報、偵查、間諜、警衞等抗敵工作。

(七)對敵後游擊武力有建樹者，應予納入正式建制，給予番號，和獎勵接濟，派員指導，藉以造成風起雲湧之抗敵力量。

(八)應在陷區發動破壞敵偽交通的行動，着重與軍事有關的道路、橋樑、車站、倉庫、電線等，遲滯敵偽活動，以收牽制之效。

(九)應發動陷區武力，暗殺敵偽首領，破壞敵偽行政，以對抗其「以華制華」之政策。

(十)應在淪陷區，展開爭取青年運動，以對抗敵偽的麻醉與利用。

委員長非常重視這十項建議，認爲是戰時行政方面必須遵守的，交軍事委員會，命令各級地方政府，確實照辦。

已淪陷和將淪陷地區，能依照這十項辦法進行，的確能够收到實效。尤其是軍人出身的地方行政人員，因爲懂得軍事，懂得打仗，發生作用更大，許多鄉鎮因而仍舊控制掌握在政府手中。

鄭州的華北辦事處

華北戰況非常不利，平綏路方面，九月十五日大同淪陷，敵人沿同蒲路向南進攻；平漢路方面，二十四日保定淪陷；津浦路方面，十月六日德州淪陷。津浦、平漢、同蒲各線，我軍連續後撤。戴先生爲加強華北前線和淪陷後的工作佈置，在鄭州成立華北辦事處，派梁幹喬爲主任，張我佛負責佈建電臺。

梁幹喬十月八日離開南京，九日抵達徐州，十日到鄭州，石家莊就在這一天淪陷，平漢路戰事很不樂觀。十三日乘平漢車抵臨洛關，徒步北上，十四日到邢臺。當時情景，敵機轟炸後，人民逃避一空；炸死尸體，無人埋葬；潰兵擁擠，情勢紊亂；地方民衆，毫無組織，不能協助抗戰。梁幹喬感覺到動員廣大的民衆，實在是刻不容緩的工作。由邢臺徒步南返，十五日過沙河，當晚到邯鄲。十六日到磁縣，十七日到漳河南岸的豐樂車站，十八日到安陽。他把安陽以北暫編爲四組，命令潛伏工作，不准跟隨軍隊潰退。十九日佈置安陽到新鄉的工作，二十日返回鄭州，檢討工作。

山西是華北的堡壘，保住山西，就可屏障西北，延長戰爭，達成長期抗戰的目的，所以山西的工作，非常重要。二十三日梁幹喬到潼關，住兩天和陝西的同志會議後，二十五日乘同蒲車北上，二十七日抵太原。不幸娘子關前一天失守。本來同蒲線戰況很不差，堅守忻口，二十九日忻口大捷，殲滅敵人幾近三萬人，郝夢齡將軍戰死。但因娘子關失守，敵人突破東部防線，威脅太原，忻口也就不能久守。梁幹喬對山西工作，作了緊急部署，對太原、晉北、汾陽、長治、臨汾、運城等組工作，加以確實檢討。三十日南下，十一月三日到達西安，商討陝甘寧青工作。五日河南安陽失陷，九日太原失陷，這一天梁幹喬由西安返回鄭州。

梁幹喬爲實行他的全民動員工作，二十六年底回到武漢，離開軍統局工作，調任軍事委員會總政部第二廳副廳長。政治部應該對全民動員工作，有所作爲，但是梁幹喬的計劃並不能實現。

李葉繼任華北辦事處主任，戰事就要擴展到河南，中原關係重要，情報工作必須加強佈署。李葉和副主任李毓楨，電臺張我佛會同河南站站長岳燭遠、副站長王鴻駿，日夜工作。除豫北安陽組組長謝梅村，新鄉組組長尚公望，豫東歸德（商邱）組組長孫敬豐三組外，在黃河以南，於短短的一個多月，又建立或加強了十八個組，十八部秘密電臺。

隴海路六個組：蘭封組，開封組組長王普慶，鄭州組組長張毓孟，汜水組組長劉家漢，洛陽組組長魏毅生，電臺臺長周汝修，陝州組組長李希純，電臺臺長王和林。

平漢路四個組：許昌組組長尚聿修，漯河組組長盧永修，駐馬店組組長周漢卿，信陽組組長金少吾。

豫西四個組：臨汝組組長張德禎，襄城組組長秦舞基，方城組組長于榮岑，南陽組組長閻俊士。

豫東四個組：潢川組組長李慕林，固始組組長汪逸人，商城組組長黃柏勁，周家口組組長袁朗儔。

李葉工作能力很強，在短暫的兩三個月，河南境內一共建立了二十一個組，二十一部秘密電臺，華北辦事處工作確實，效率高，發揮了特種工作堅苦卓絕的精神。

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
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